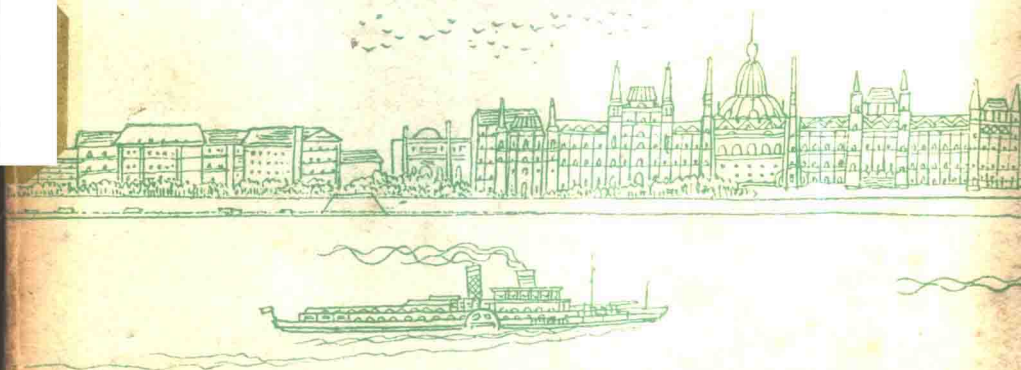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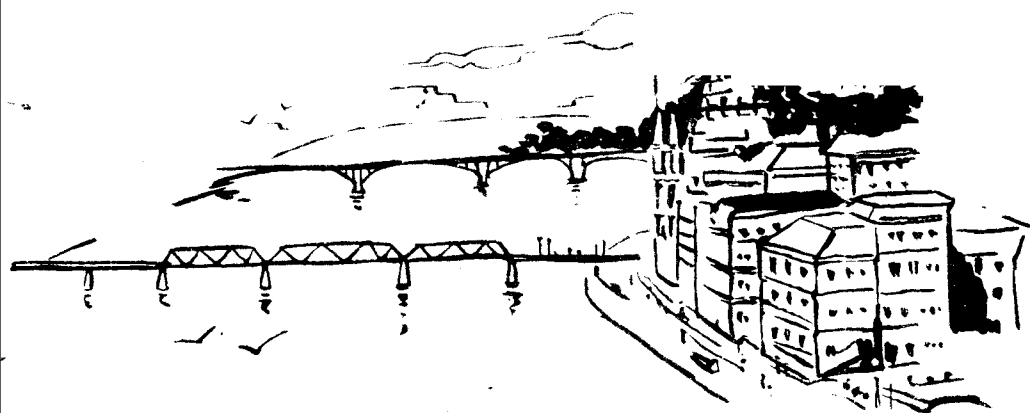




祖国的光复

伊雷什·貝拉著





祖 国 的 光 复

下 册

〔匈牙利〕伊雷什·貝拉著

秦 水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第 三 卷

新 年

第五部

1 《匈牙利日报》

1944年，加里西亚的树林很早就披上了一层秋黄色。山麓近旁的斜坡上是一片槲树林，颜色深暗的针叶显得苍翠葱郁，坡下是一片阔叶林，日益鲜明地透出黄色、深棕色、褐色和火红色的斑点，这些斑点继续在一天天地扩展和增多。

美好的季节还没有过去，太阳依然和夏天一样热烘烘地灼烤和照射着。但是没等夏天过完，秋天就来到了加里西亚。果实都提早成熟了，九月初葡萄园里就开始在收摘葡萄。候鸟改变了素常的习性，在收获季节以前很早就飞向南方。

9月22日拂晓，巴宁特少校从电话上接到命令，叫他立即动身到乌克兰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去。巴宁特放下电话就走出了掩蔽所，徒步前往营部；路上他插入了一个运送口粮的行列，人们背着空热水瓶往行军灶走去，他们知道到后方去的道路哪一条比较安全。从营部往团本部，巴宁特是骑马去的，而到师部却是搭乘的救护车。师部的主任医师沃罗诺夫军医上校是巴宁特少校从前在莫斯科的一个老朋友，上午十点钟的时候，他留巴宁特吃了午饭，然后让吉普车送他继续赶路，这样，巴宁特中午就赶到了里希科村第四方面军的大本营。但是将军必须到时针

轉到午夜十二点以后的深夜里才能接見他。

巴宁特自从上次护送战俘法路希·叶涅去見了上将，到現在已有一个多月沒到方面軍司令部来了；在这段期間，司令部有了很大的变动。苏軍迅速向西挺进，因而指揮部在过去的一个月內，不得不六次轉移自己的駐地。司令部現在駐扎在里希科村，这是一个被德国人燒剩了一半的很大的乌克兰村庄。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房屋容納不下方面軍司令部所有的办公处和仓库，因此許多办公处和仓库就只好暫時留在加里奇城。古老的加里奇城在八九百年以前是加里西亚大公們登基的地方，这些大公有时同阿尔巴德^①王朝的国王联姻，締結軍事同盟，支持他們，有时又同他們发生軍事冲突。大公們自己常常鬧內哄，还勾引阿尔巴德国王参加兄弟鬩牆的战争。当他們反击来自东方的共同敌人的时候，也不得不求助于阿尔巴德王朝。正是因为这样，直到今天，在加里西亚还可以看到不少古老的大榉树，据一些世代相傳的傳說，匈牙利国王凱韦希·卡里曼^②或安德烈二世在征战之后曾坐在这些榉树下休息过。

現在上将住在一所簡朴的农舍里，这所房子的三个窗戶对着狭窄的乡村小街道，周圍有一些低矮的木板圍牆跟邻居的农舍隔开。一个月以前，战俘法路希看到通往方面軍大本营的道路戒备那样森严而不觉得吃惊，使巴宁特少校对他很不滿。現在却相反，他对保卫工作显然这样十分松懈而生气了，因为他的証件总共只被檢查过一次。巴宁特在等候將軍接見他的时候，总

① 阿尔巴德王朝是十至十四世紀統治匈牙利的第一个王朝。——俄譯本注。

② 凱韦希·卡里曼（“博学的人”），是1095至1116年統治匈牙利的阿尔巴德王朝的国王，在他执政的年代里，大大地加强了匈牙利的王权。由于卓越的才干，他获得了“博学的人”的称号。——俄譯本注。

是在考虑着这种前后显然不同的对比情况，这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是在过去的一个月內安全性大大提高了呢，还是警惕性过分降低了？他向一个候命的上校军官探詢这个问题，那个军官大声笑了起来。他决不是笑巴宁特問得天真，不，上校只是想以自己的笑声来消除巴宁特的忧虑；老实說，自从命令撤除严密保卫着通往大本营的道路的許多崗哨以后，最初上校本人也感到有些不安。上校笑了，根据他的亲身体会，在战争中笑和烟草是同样不可少的东西，爽朗的笑往往能帮助士兵克服那些連神效的烟草也不能克服的困难。

“我們的安全性提高了百分之七十五，但是我們的警惕性也降低了百分之七十五，加在一起，两者相差百分之一百五十！如果您认为我說得有点过分，那么各按百分之五十計算吧，这个数目总可以算最符合实际情况的了。”

“不会因此出什么事吧，上校同志？我說的是放 松 了 警 惕 性。”

上校立即严肃起来。

“少校同志，您是知道的，苏維埃政权在加里西亚总共只存在过一年半，紧跟着这些土地就被希特勒匪徒蹂躏了三年。上将大概是认为司令部戒备过于森严了，可能会使当地居民覺得我們不信任他們，那样对我們当然是不利的，要知道，我們是作为解放者到这里的。”

“是的，但是从軍事观点来看……”

“苏联的正规軍官們在任何情况下和任何时刻也不应当忘記政治观点。我們不能单从狹隘的軍事观点出发。您瞧，剛剛入伍的有作家、音乐家、天文学家、农艺师和地质学家等等……他們的职业是荣誉和光荣的，但是老实說，所有这些后备役軍

人，这些‘战争的季节工人’都具有一种我不能十分赞同的特征，他们刚穿上军装，立即变成了一个只用‘军事观点’来看一切问题的勇士武夫……好吧，得啦，……巴宁特，用不着担忧，您应当知道，我们看问题也不够全面。”

当巴宁特按照军规向上将报告自己来到了的时候，上将没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头：

“算啦，巴宁特，坐下吧！抽一支烟，集中一下思想。我们打算在前线出版一份匈牙利文的报纸，我想，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用匈牙利文出版红军的机关报。”

“给战俘们看吗？”

“对这一点原来您还没有搞清，出版报纸是为了匈牙利劳动人民，首先是为了那些穿上军服，被赶到前线来的匈牙利工人和农民。”

“用飞机散发吗，上将同志？”

“是的，一部分用飞机散发，其余的由我们来分发，开始时免费赠阅，将来按订购办法发行。”

“但是，目前我们还在加利西亚呀。”

“我到底听到了您的正确的结论。您说得对，巴宁特，目前还……在加里西亚，是这样！但是问题在于我们出版这份报纸是为了鼓舞匈牙利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假如您喜欢的話，那么就說光复祖国的斗争吧。依我看，不应该在我们把纳粹匪徒赶出匈牙利国境以后才开始，至少应该在我们抵达匈牙利国境的前五分钟就开始出版这样的报纸。”

他们研究匈牙利文报纸的出版计划，至少研究了一个半钟头。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吃了点东西，最后制定了新机关报的详细出版计划，给这个未来机构的各个部门规定名称，确定了它们

的規模，並且研究了編輯方針，甚至还解决了創刊号发刊詞的主要內容問題以及考虑好了它的标题。將軍热情充沛地致力于这一工作，使巴宁特也专心地筹划着这一工作。秃頂少校坐在將軍的办公室里，几乎忘記了交托給他的这一事业中的困难，直到告辞的时候，他才猛然想起有一些极为重要的問題还没有談。

“我們到哪儿去找工作人員呢，上將同志？”他問道。

“会找到的！也許沒有完全像您所期望的那樣的人，可是应当相信，甚至能找到更为优秀的人选。目前在加里西亞大概有二万五千到三万名匈牙利战俘。”

“要知道，他們不是新聞工作者呀！”巴宁特反駁說。

“幸而他們不是！……在这二万五千人到三万人当中，最低限度也有百分之九十是工人和农民，他們在祖国受尽了最高統治者、部长、地主和銀行家等人的压迫。当然您能比我更具体地列举出压迫他們、折磨他們的人。正是这些非新聞工作者，才比我們两人更了解霍尔蒂的政权，这些身穿粗布軍装、手拿破旧武器、被赶上前綫的士兵們，比我們都更了解希特勒的軍事情况。他們大多数人可能有生以来从沒听說过‘帝国主义’这个名詞，但是他們却能比我們更詳細地叙述附庸国匈牙利的帝国主义政策。請問，您还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人員呢？我想，再沒有比他們更好的人选了，真是成千上万的消息灵通的通訊記者！在尔沃夫可能找到有拉丁文鉛字設備的印刷厂，战俘中也一定有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其他的細節請您和我們政治部的指導員达維琴科中校磋商吧，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据我了解，您是个左撇子，可是他是个善于使用右手的人。我們今天……今天是几号？……对，二十二号……我希望《匈牙利日报》能在二十六日創刊。”

有一个名叫波若尼·加包尔的匈牙利学者和教授在方面軍的政治部工作，他忠心耿耿地執行着政治部交給他的任务，他的工作很多，可是有时候他在百忙中仍抽出時間來和战俘們談談，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匈牙利的情况。他把成百上千的战俘履歷都記在筆記本上，对許多护国軍人簡直进行了名符其实的考試，他们对他們提出了各种关于匈牙利的历史、文学和經濟問題，当然，首先是关于匈牙利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問題。从他們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匈牙利人民文化水平的特殊情况，而这种特殊情况正是霍尔蒂政权下的文化政策造成的后果。問他們摩哈茲毁灭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一百六十二个被詢問的护国軍人中，只有四个人能正确地回答出。只有九个人能說出瑪嘉希国王^①生活在哪一个世紀。而苏联的国土比匈牙利大多少倍，就誰也不知道了；有几个人猜測苏联的幅員只比匈牙利大十至十五倍。当波若尼告訴他們苏联的疆域真正有多大之后，几乎沒有一个人不暗地怀疑他說的話是否可靠。情况調查的結果，大部分对波若尼都是有用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波若尼已是布达佩斯大学哲学系的学生了，他应征入伍，做了俄国的俘虏。他在西伯利亚待了两年，随后十月革命就爆发了。波若尼精通俄語，能閱讀俄文书籍，还能用俄文写作和交談。1918年他参加了紅軍，到1921年才退伍。苏联國內战争结束后，波若尼換了好多回职业，每回他都学到許多东西。1926年，党派他进国立莫斯科大学学习，他

① 柯文·瑪嘉希(1443—1490)，匈牙利国王，統帥胡宁季·雅諾沙——匈牙利統治者的儿子。瑪嘉希在实现国家的中央集权制时，在國內进行了当时受到人民广泛拥护的进步性改革。在他統治时期，匈牙利对威胁祖国独立的土耳其侵略者作战，并且获得了胜利。——俄譯本注。

从那里的历史系毕业，先后在頓河岸罗斯托夫城和莫斯科的专科学校里讲授历史，还讲过国际工人运动史。到了1941年，波若尼又志願参加紅軍，在莫斯科会战中負了重伤。1942年秋，他出了医院，奉命退伍。从1943年春天起，波若尼曾到各战俘营讲过課，后来重又穿上軍装，上了前綫。起初，波若尼自己也不相信能根据护国軍战俘的經歷和他們对測驗題的回答了解匈牙利的确切情况，要知道，护国軍人們在叙述自己經歷的时候，并不是經常严格地保持它的真实性。但是，即使他們說的是謊話，对于波若尼也是有用的；波若尼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哪一个人在什么地方把事情或是自己的經歷作了渲染，从而得到收获。

巴宁特少校和波若尼教授沒有深交，他們只在莫斯科共同認識的几个匈牙利人家里見过几回面。巴宁特还記得当时波若尼的食欲很好，虽然他离开匈牙利已經三十年了，仍旧认为唯有匈牙利的菜餚才是真正的美味。巴宁特也曾听过几次波若尼作的报告，一次是在綜合技术博物館，一次是在工会大厦圓柱大厅。波若尼善于用非常簡洁的語言說明极其复杂的問題。他写过許多书，巴宁特只看过其中几本关于当前迫切問題的著作，实际上这并不是什么巨著，只是一些小册子罢了。波若尼的主要著作是为专家們，首先是为研究工人运动史的教員們写的，他所著的两卷集《工人貴族》一书，在当时曾引起过热烈爭論。

現在，巴宁特請求波若尼暫時丟开他的研究工作，担任新報紙的編輯，丘尔巴諾夫上校也支持巴宁特的建議，然而禿頂少校还是很耽心波若尼会借口說他不是搞新聞工作的，而对少校的这种想法一笑置之。可是，波若尼甚至沒有听他說完，只从他的头一句話中就立即明白了他的請求，就打断巴宁特的話喊道：

“我願意效勞！衷心願意效勞！”

波若尼和巴宁特差不多是同年生的，两个人都是四十八九岁的样子。波若尼长得中等身材，肩膀稍窄，与其说他体格匀称，不如说他有些消瘦。他长着一張瘦长的臉，經常刮得很干淨；他的头是橢圓形的。一对間隔比較寬的灰色眼睛帶了几分善意的好奇觀望着一切，可是他那鷹鉤鼻子、倔强的嘴唇和突出的下巴似乎和他的善意眼光不協調。在他那淺褐色的头发中多少夾雜着一些白发，头发低低地壓在前額上，显得脑門很寬，但是不太高。

“我願意效勞！衷心願意效勞！您已經有不少編輯了吧，巴宁特同志？”

巴宁特聳了聳肩膀，隔了一会儿才回答說：

“有二万五千到三万……”

听到这个数字，波若尼惊奇地揚了一下眉毛。

“二万五千？”他問，“那末开办的人手完全够了。”

“波若尼同志，我們的衣柜是既富又穷，應該这样理解，那就是我們有二万五千个工农通訊員。正确点說，我們将来会拥有这么多通訊員，更正确点說，我們可能会有这么多通訊員。可是編輯部目前只有我和您这两个負責人，其他的編輯暂时还没有。”

波若尼不能够理解这样隱喻的話，他驚訝地看看巴宁特，举起左手梳理了一下自己的长发，并且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微微发肿的下唇，漫不經心地嘟囔道：

“嗯，不錯，自然……”

巴宁特忽然想起正規軍人和专业学者之間的許多共同点，这种共同点究竟是常常表現出来，还是只在这种情况下才表現出来，他就不得而知了。他只是在这一刹那間才开始对波若尼

这个人形成了一个牢固的概念，就是說，他一半是学者，一半是軍人，并且这两点很难分清。

事后整整过了六个钟头，方面軍政治部就下达了組織出版匈牙利文报纸的命令，巴宁特少校就带着几个新任編輯一同到尔沃夫去了。《匈牙利日报》的編輯部在尔沃夫的拉德齐維尔大公的城堡里領到了一个房間使用。老实說，这哪里是一个房間啊！……簡直是一个大厅，要让巴宁特說，除了編輯部之外，还足够容納报館未来的二万五千名通訊員！为了吸收他們参加工作，已經派了两个精通匈牙利語的苏軍政工人員前往正式战俘营和战俘收容站去了。在拉德齐維尔城堡里暂时一共只住着五个人，一个是达維琴科中校，他到尔沃夫来是和当地印刷厂厂长接洽工作，并寻找会排外国文字的排字工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就是說能排匈牙利文的排字工人。其他四个匈牙利人是波若尼·加包尔、托尔納伊·彼得、巴宁特·盖扎和編輯部秘书莫察尔·安娜。

二十年前，莫察尔·安娜曾在卓尔市立学校当过教师。她的哥哥莫察尔·米克洛什 1919 年在索尔諾克会战中英勇牺牲了，当时安娜还剛滿十二岁。她的哥哥从 1914 年到 1918 年一直轉战在各个战綫上，小姑娘虽然很少看見哥哥，但是这位英勇牺牲的莫察尔·米克洛什却預先就为她指明了道路。1932 年秋天，沙尔莱—伏尔斯特案件^①发生和这两位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被处死以后，安娜也由于散发共产党的傳单被捕。在警察局

① 指对匈牙利地下共产党英勇的領導人沙尔莱·伊姆列（1897—1932）和伏尔斯特·山陀尔（1903—1932）的“司法”迫害案件；沙莱和伏尔斯特被霍尔蒂法庭按照所謂“紧急审判程序”非法定罪，判处死刑。——俄譯本注。

里，这位年轻的姑娘遭受了极残酷的拷打，接着又被检察长以叛卖祖国和间谍活动罪起诉，可是她在法庭上表现得英勇不屈。安娜被判处了六年半苦役。她从马利阿诺斯特拉监狱^①被释放出来的时候，不过才三十二岁，但是她那本来很浓密的、像孩子般剪得短短的头发却过早地苍白稀疏了。安娜说话的声音很低，体格匀称而柔弱，是个不知疲倦的人；她什么活都能干，简直是妇女中不可多得的巧手。她在监狱里学会了许多手艺，起初被分配在缝纫车间，除了能缝制衣服外，安娜还是一个优秀的钳工、细木工和皮鞋匠。她精于制作和缝补鞋子，没有一个人及得上她的手艺。每逢别人要她作点她不熟悉的活儿，安娜总是说：

“要知道，我是个皮鞋匠呀！”

安娜在编辑部中最接近的是托尔纳伊·彼得；巴宁特没费多少唇舌就说服托尔纳伊也参加了报馆的编辑工作。

达维琴科中校找到了愿意担任匈牙利文排字工作的三个波兰籍排字工人，同时，还有两个匈牙利排字工人也从斯特雷依战俘营被派到尔沃夫的拉德齐维尔城堡来了。他们在一个有六扇窗户的大房间里安下身来，房间里的全部家具只是堆在漂亮的嵌木地板上的几抱稻草。在大厅的黑色櫟木墙壁上，到处突出许多大钩子，是在这里驻扎了一年半多的德军警备连的士兵们钉的。

1941年秋，一个德军大尉连长派人把大厅里的全部家具都给他任在汉诺威的未婚妻送去了。波若尼认为保留下来的这些钉子和钩子，使这个大厅成为战时最方便和最舒适的住所。

^① 马利阿诺斯特拉监狱是在匈牙利北部一个同名村庄里的女监狱，这里的管制特别严格，是霍尔蒂统治时期监禁已被判罪的共产党员的地方。——俄译本注。

尔沃夫虽然也受到战火的严重破坏，可是总的来说，还是相当幸运的。被炸毁的只有車站前面的地区，此外战火还燒毀了整个工人区，全是一些连做猪圈也不相宜的草房，波兰地主在这里作威作福的时候，尔沃夫成千上万波兰和乌克兰的无产者就栖息在这里。战争年代，战火把工人们从自己那簡陋的小房里赶了出来，迫使他們冬天住在土窖里，夏天就一家老小露宿在外面。德国宪兵每来这里搜索，都要破口大罵这些貧民窟的居民，說他們宪兵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真是受不了！……紅軍刚一解放尔沃夫，住在土窖里的居民馬上就搬到了市中心来，他們发现这里有許多幢包括八、九个房間的空住宅，因为大多数房主都随德国人向西跑了。

德国人占領期間，希特勒军队的宣傳机关为了自己的需要，重新装备了尔沃夫的大印刷厂。德寇宣傳机关用新的鉛字——俄文、乌克兰文、拉脫維亞文、立陶宛文、爱沙尼亚文、甚至格魯吉亞文和韃靼文的鉛字装备了这个印刷厂，希特勒的宣傳傳单都是在这里印刷的。所以，把这样的一个印刷厂加以整頓，出版一份匈牙利文报纸，并不特別困难，只要把被希特勒匪徒用来出版爱沙尼亚文、立陶宛文、拉脫維亞文傳单的所有拉丁鉛字汇集在一起，用印刷所的錐子或小刀掘掉字母上多余的发音符号就行了。波若尼·加包尔亲自担負起了这项工作，由两个匈牙利排字工人协助，很快就办妥了。报纸創刊号的发刊詞也是波若尼写的，标题是《最后五分钟》。

波若尼在发刊詞中忠告匈牙利人，他們只有五分钟的考虑時間了。

“历史計算時間的方法，”波若尼写道，“完全和我們的怀表不同，历史的五分钟，有时可能延长到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但

是，有时历史的五分钟比平常的时间过得更快。历史为匈牙利人民规定的五分钟等于多少天或多少星期，难以精确预料；只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誰不愿意落后就应该立即赶上去。匈牙利人民不应当落后，应该抓住这最后五分钟，立即行动起来。匈牙利人民应该立即同希特勒决裂，把自己的全部力量转过来反对希特勒及其匈牙利的走狗。否则，希特勒的军队就会把布达佩斯变成保卫维也纳的障地。布达佩斯无异自找毁灭，我们很大一部分国土也将随之毁灭。希特勒企图以此拖延几个星期不放弃维也纳，正是由于这个目的，希特勒指挥部才力图把匈牙利变成战场，使匈牙利的城乡遭到毁灭。希特勒匪帮蓄意用坦克和大炮来耕犁匈牙利的土地，如果匈牙利人民现在再不立即奋起反抗这些杀害他们的凶手，那末以后，当我们打掉德国人魔掌中的武器的时候，匈牙利就不能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复仇了，而且一定会为自己错过了良机而付出代价。”波若尼继续写道：“苏联人民愿意帮助匈牙利人民，而且一定会帮助匈牙利人民！只要匈牙利人民本身希望苏联人民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保障他们的未来、自由和独立，苏联人民一定会来帮助他们。如果本民族不出于自愿，要想解放和拯救这个民族是不可能的。苏联人民准备为匈牙利人民尽自己的一切力量，但首先要匈牙利人民本身有这种愿望，并且用实际行动来证实自己的愿望。为此，历史给匈牙利人民留下了最后的五分钟。”

除了发刊词，托尔纳伊·彼得写的致匈牙利宗教改革派一位主教的公开信，是创刊号上最有意义的一篇文章。

假如主教本人能看到托尔纳伊这封公开信，开头那几句话会使他感到安慰的。托尔纳伊在信上只是重复了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家提出的有名的口号：“应该就在地球上建立天堂，并

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了活着的劳动人民。”但是，对于那些保证人们死后能上天堂的人，对于起码是逃避人间的变革，甚至是竭力阻挠这种变革的人来说，公开信结尾的话他们是接受不了的。为了使匈牙利不再成为匈牙利劳动人民的地狱，托尔纳伊也写出了他认为首先应当采取的步骤：必须和希特勒匪帮脱离关系，争取国家的独立；当取得了这种独立，还要进行分配大领地，消灭地主、银行家及其走狗们的阶级统治。托尔纳伊写道：

“信仰可以移山倒海，但是相信匈牙利人民未来的人也可以使山海静止下来。只要改变了所有制的性质，那时一切的东西——山巒和平川、湖泊和河流、土地和天空，总之，所有存在的物质都会各得其所。”

奥尔德涅尔·沃洛加到一个战俘收容站去了一趟，带回三封两天前还在前线的护国军人的来信。其中一封是一个以前在肖耳果托里延当矿工的战俘写的。这个被强迫赶上战场的矿工在信中叙述了马扎尔人（工人、矿工、铁路工人和农民）在1919年如何为匈牙利进行过斗争。

“只要斗争就能胜利，”这个矿工写道，“但是需要的是信心和勇敢。”

奥尔德涅尔给编辑部带回来的另一封信是一个只有三霍尔德土地的肖莫季委员会的普通农民写的。

“无论别人怎么说，”这个肖莫季的农民写道，“我也绝对不相信俄国人会侵占我的三霍尔德土地！不管他们怎样否认，反正我看得很清楚，兹契伯爵庄园的管家、我们的村长和本地的小客店老板（这个家伙曾侵吞了七十九霍尔德的公社园地），以及村里和县里每一个比我有钱的人，都咬牙切齿地看着我那小块土地，处心积虑地想要霸占我的土地和其他贫农的土地。既然